

议论



方武著



YILUN
WENTI XINLUN



新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



议论文体新论

方 武 著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议论文体新论 / 方 武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81052-658-8

I. 议… II. 方… III. 汉语—议论文—文体—高等学校
—教材 IV. H1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946 号

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术专著基金资助出版

议论文体新论

方 武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开 本	850×1168 1/32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印 张	9.7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字 数	230 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责任编辑	谈 菁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ISBN 7-81052-658-8/I·56

定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在概括回顾我国古今议论文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首创性地对议论文体的质料及表达方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辨析和描写,有利于对议论文内部构成的透视;并针对议论文体中人们模糊认识及争论较多的诸如论题、论点、论据、论证、结构及议论文与说明文的区分,以及一些微观问题进行辩证性论析,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且首创性地突破按社会功用分类的旧传统,改成主要依据为内容特质所规定的表达体式方面的特征对议论文体进行分类;还依据上述问题的理论研究,对议论文体的读写教学问题提出了富于启发性且切合学理的意见。全书贴近文章实际,论析精微,新见迭出,对议论文体的研究、读写及其教学富有启迪意义,对于纠正因传统观点的误导而造成的对议论文的误识具有启迪意义。

廓清迷雾 走出误区(代序)

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会长 曾祥芹

议论文,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基础教育中,是与记叙文、说明文并立的“普通文章”体裁之一,在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的高等教育中,又是与新闻、史志、公文齐名的学术文,属于众多“专业文章”体裁之一。议论文在学校里被称为“教学文体”,在社会上被称为“实用文章”。几千年来,由于议论文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法律、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使用最广、发挥的作用最大,所以,古往今来的文论研究无不重视,社会人群的思想交锋无不采用。就其战斗力而言,议论文不仅是人类发展精神生产和活跃精神生活的常用文体,而且是国家、民族、社团、学派开展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议论文的读写素养应该是每个公民甚至整个国家自立自强必不可少的“文章武器装备”之一。

方武先生的《议论文体新论》就是为加强学校文章教育和适应社会文章需求而推出的一部专项文体学著作,我拜读之后,觉得它有三大特色:

一、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古人云:“文莫大于辨体。”然而多年来,在“重文学轻文章”和“淡化文体意识”的影响下,学者们对文章体裁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对文学体裁的研究,关于议论文体的学术精品就更少了,致使文章学界、语文教育界、思想理论界对普遍运用的议论文存在

着许多模糊认识,出现过不少“读写悖体”的毛病。本书从议论文体研究的实际(历史和现状)出发,针对流行的似是而非的问题,用现代文章学理论进行观照,拨开了文坛对议论文体认识上的团团迷雾,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1. 开篇对“什么是议论文”的厘定,是针对“凡议论文只是运用议论的表达方式”、“都是说理的”和“皆属散文”这种模糊认识而分析的。作者指出:议论文的表达方式不纯粹用议论,还用叙述,只是以议论为主;议论文的主旨不都是说理的,而是或提出观点、发表见解,或阐明道理,或二者兼而有之;议论文的正体属于实用文章。作者从形式、内容、功能三个维度给议论文下了科学的定义,使它突破“普通文章”的局限,越出“教学文体”的雷池,跨进“专业文章”的天地,使“实用文章”与以审美为主的议论性文学散文区别开来。关键概念的正本清源成为全书论辩的思维起点。

2. 对“什么是论点”的厘定,是针对“不能将论点从议论文的众多观点中分离出来”这种模糊认识而分析的。作者指出:只被论证而不对别的观点起论证作用的观点(中心论点),既被论证又对别的观点起论证作用的观点(分论点),不被论证又不对别的观点起论证作用的观点(见解),此三类观点才可以被看成议论文的论点;至于第四类观点,即不被论证而只对别的观点起论证作用的观点,决不能当做论点看待。这样对议论文中的众多观点作等级分明的四层分类,不但区分了论点和非论点,而且排列了观点的主次重轻,为议论文读写时主旨的提取和展示提供了文本的内在依据。

3. 对“什么是论据”的厘定,是针对“将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分论点当做议论文的论据”等模糊认识而分析的。作者指出:论据是论证论点的客观实在性事实材料(包括言论性事实材料,如科

学定理、权威名言等);分论点与中心论点的关系,只是逻辑上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还不等同于议论文中论据与论点的关系,分论点及被逻辑学当做推理前提的判断不能视之为议论文的论据,因为逻辑学的“论据”其意义指向是不统一的,而议论文的论据其意义指向是统一的。这里兼顾了对议论文的逻辑学分析和文章学分析,又坚持以文章学分析为主,强调关注超越形式逻辑的情理因素和人文内涵。

4.对“什么是论证”的厘定,是针对“运用论据作为论证的必要条件”和“将论证看做一种方法”等模糊认识而分析的。作者指出:有些议论文(如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纯用逻辑推理论证,运用论据并非所有议论文进行论证的必要条件;论证只是证明论点的过程,其本身并非演绎、归纳、类比等论证方法。

5.对议论文结构的分角度描述,是针对“不分角度而又众说纷纭的现象”加以纠正的;对议论文区分于说明文根本特征的探讨,是针对“说明文使人有所知,议论文使人有所信,凡自然科学范围的都是说明文,凡社会科学范围的都是议论文,以及文章各部分是否因果联系与是否具有反复论证性,把这些当做议论文和说明文的区别点”等片面观点进行批评的。如此等等,决不泛泛而论,流贯全书的一条红线是有的放矢,真正落实了毛泽东的文章思想:“写书要有批评对象,才有生气。”

二、辨正然否,创新度高

刘勰说过:“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如析薪,贵在破理。”(《文心雕龙·论说》)本书每一专章几乎都是通过“辨正然否”来开拓创新的,“破理”越多,其理论创新程度越高。

《绪论》回顾总结了我国自古至今议论文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发觉古代议论文研究没有明确“论体”观念,缺少对议论文本

体的静态解剖,所论有失笼统;现代议论文研究没有揭示其内在特质和表达体式,基本按社会功用或表面特征进行分类,误把论点、论据、论证都看做议论文体的必备要素,结构分析也是多面杂陈,纷纭无序。为了廓清迷雾,走出误区,作者对议论文体的质料、表达方式、论点、论据、论证、类型、结构及其读写教学,系统地做出了新的建构。

第二、三章对议论文体的质料和表达方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辨析,将质料分为“公理”、社会事象、个别事例、有待论证的观点、见解(即既非“公理”又非有待论证的观点)、阐释推理等六类;将表达方式从不同角度分为重论性议论、重议性议论、单纯性议论、含叙性议论、含抒性议论、判断性议论、推理性议论、单纯性叙述、含议性叙述等九类。这些分类较之过去的笼统认识要细致深刻得多,它既有利于对议论文内容和形式的透视,又为后续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了便于描述的一套崭新的概念系统。

第四、五、六章对流行的议论文“三要素”说进行了辨析和阐释:论点是一切议论文的要素,但论据、论证不是任何议论文非具不可的;论证只是议论文中不一定占多数的论证型议论文的必具要素;论据不是全部论证型议论文的要素,它只存在于大部分运用论据论证型和综合论证型议论文之中;论点、论证、论据三者的要素性具有依次逐渐递减的趋向;论点对论据有制约关系,要求论据最核心的思想及取证范围须与论点相一致;论据对论点具有支持关系,要求选取具有“反向求证”意义的论据或增加其数量;论证对于论点和论据具有阐释关系,论证实为或由论点向论据、或由论据向论点、或两头对接式阐释。这一套新论切中肯綮,使我们从长期习以为然而其实并不正确的“三要素”理论误区中走出来,从只运用论据论证型议论文的狭窄胡同里走

出来,进入各类议论文自由自在、随物赋形、曲尽理趣的开阔境界。它对议论文的阅读和写作,确实有解放思想的实践意义。

第七、八章首创性地将议论文分成“正体”和“变体”两大类;进而依据有无论证、论证结构的多少,以及表达体式方面的其他特征,将“正体”分为议说型、说明型、论证型,将“变体”分为断议型、叙议型、杂文型,并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各类型在整个议论文这一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在整个实用文章这个大系统中的位置;还将“变体”中的三种类型置于文艺文体的散文内,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散文中的位置。这是议论文分类的新建树:作者突破以往单从社会功用方面分类的做法,改成主要依据为内容特质所规定的表达体式方面的特征进行分类,这样所分出的便不是下位的“体别”,而是本位的“类别”;“正体”和“变体”之别,恰当地描述了作为实用文章的议论文和作为议论性文学散文的“两栖”活动,既揭示了文体自身不断演进的质变和渐变规律,又解释了文体之间彼此渗透的临界状态和过渡现象。

第九、十章立足体裁谈结构,从篇框角度将议论文结构分为引论、总论、本论、结论、余论五部分,从事理角度将议论文结构分为纵式、横式、错综式三种,从逻辑角度将议论文结构分为演绎式、归纳式、演归式(即演绎归纳综合)三类。这样由表及里,全面理清了文体的外框结构(篇框结构)、中层结构(事理结构)和内核结构(逻辑结构),弥补了以往议论文结构分类繁杂片面、纷纭无序的缺陷。作者根据内容决定形式、体裁支配结构的原理,先将论点分为行为型论点和认识型论点,然后联系议论文的结构安排,认为“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只存在于中心论点属“行为型论点”的议论文中,而在中心论点属“认识型论点”的议论文中是只可以构建“分析问题”的结构部分而无法构建出“解决问题”的结构部分,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议论文的中心论点与结构紧

密关联的内在规律。

三、议论精微,细致绵密

就文章学领域说,本书并非宏观研究课题,只是中观或微观研究。作者却以宏观的视野来洞察议论文体的微观世界,于大而化之中见微知著,于是非混淆中辨正然否,于笼统模糊中分清泾渭。

例如,对议论文“论据”的界定,在清理了文坛多种理解之后,作者只肯定“将论据理解为用以论证论点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事实材料(包括言论性事实材料)”是比较科学的,其余都做了否定:不能“将逻辑学中作为推理前提的判断看做议论文的论据”;不能“将议论文中的分论点看做中心论点的论据”;不能“将社会事象当做议论文的论据”;不能“将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当做议论文的论据”;不能“将比喻论证中的喻体当做议论文的论据”;不能“将类比论证中的类比项当做议论文的论据”。这六个“不能”坚持了议论文论据的客观性、具体性、科学性,不但剔除了纯主观的、抽象的虚假“论据”,而且排开了形象的、比喻的、类比的旁证“佐料”,提醒我们不要把论证的艺术手段误认为论证的科学依据。

又如,对几个微观问题的辨正,针对“引论即提出问题、本论即分析问题、结论即解决问题”的惯常说法和随意倾向,作者按逆向思路逐一解答:先从概念含义、文章类型、结构归属三方面辨析了“结论”与“解决问题”的差异;再从论点类型和结构布局的不同联系辨析了“本论”与“分析问题”的差异;后从概念内涵和篇框结构的不同辨析了“引论”与“提出问题”的差异。由此得出结论,作为外框结构的“引论一本论一结论”与作为内核结构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不是机械对应的。

此外,对议论文6种质料的辨析、对议论文4种观点的辨

析、对论证中论点和论据如何“系”和“粘”的辨析、对“段”和“层”的辨析、对议论文区别于说明文的辨析、对说明文体和说明方法的辨析,特别是对“说明是一种表达方式”的否定,令人感受到作者明察秋毫、阐幽发微的眼力和笔力。“说明不是与叙述、描写、议论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而只是一种以说明为目的的笼统的不限于运用叙述、描写、议论诸种表达方式中的某一种的表达方式”。这确是富有认识价值的独到见解。全书以议论文的形式探讨议论文体的规律,真可谓“论精微而朗畅”(陆机《文赋》)。

方武先生是全国文章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学者,他有33年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丰富经验,有扎实的古代和现代的文章学理论功底,因此对议论文体的基本理法和读写教学,能够纵横捭阖、事理交织、条贯统序地做出创造性的阐发,显示其超越前人的开拓勇气和学术个性。书中的部分章节曾陆续在《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发表过,证明有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本书是他潜心思考研究的结晶,是十余年磨成的一剑。在我看来,它是我会为“开创中国文章学研究新局面”而展示的一项成果,也是为纪念语文独立设科100周年而献出的一份礼物。正是怀着这种迎接学术新春的喜悦,我乐意向文章学界、语文教育界推荐这本新作,写了以上读书心得,权以作序。

2003年春节于河南师范大学

自序

十余年前,当我调到现今的工作单位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时,出于讲好“实用文体教学”这部分内容的需要,便开始了对议论文体理论的研究。开始的研究是很肤浅的,因此在课堂上,我也曾没少传播过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诸如“三要素”;“提出问题就是引论,分析问题就是本论,解决问题就是结论”;分论点的论据性(分论点本身既是论点,可又是中心论点的论据)等等。

随着一年一度的重复教学,我逐渐感受到,这部分内容实在难以讲清楚。例如,我不能像讲其他内容那样有根有据地随意举出一大串典范的议论文实例来证明那些今天看来实为似是而非而当时却还没敢怀疑其正确性的观点,虽然也能举出一些与这类观点相符的例子,但每当举出这些例子时,又总是要有意识地避开另外一些例子。如讲到“三要素”时,我总是有意识地避开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诸葛亮的《出师表》。我甚至还有点提心吊胆:万一有善钻“牛角尖”的学生举出这些我有意避开的例文来质疑,我将何以对答?

虽然担心的事终究没有发生,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彻底地弄清问题:到底是现有的议论文理论本身不够完善,还是自己在理解上出了问题。于是 I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并先后在《中学文科参考资料》、《中学语文教学》、《中文自学指导》、《上饶师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议论文的研究文章。

上述经历表明,我不是单从文章学的角度,而主要是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进行议论文的研究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又逐渐明晰并坚定了自己过去就已经意识到只是还不十分明确的对于语文教育的一个观点。

在1997年底开始的这场规模空前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我注意到了各方面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从整体上说,语文教师的素质并不比政、史、地、数、理、化等学科的教师的素质低,语文教师花在语文教育及教育研究方面的精力也不一定就比其他学科的教师少,而社会上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人员,其数量、质量乃至投入的精力更不亚于从事其他学科教育研究的人员,但语文教育低效的问题一直表现得较其他学科更为突出,且一直不能解决,其中必有更深层次的学科本体的原因。撇开这种更深层次的学科本体的原因,而只是从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方面寻找突破口,都是难以奏效的。我曾在1994年发表了《语文教学的困扰及对策》(《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在这篇论文里,就尝试着从学科本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即将语文学科与数、理、化、政、史、地等学科相比较,找出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体特征,再根据其本体特征有针对性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那时我对议论文体的研究才开始不久,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更不善于联系地看问题,因此,那种对学科本体的认识还没有触及更深的层次——学科基础理论的层次。

任何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基础理论,数、理、化、政、史、地莫不如此。如果学科的基础理论出了问题,譬如,假若数学学科中的某一算法则出了问题,则无论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如何先进,则运用这一法则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效果,都不可能令人满意。

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涉及汉语理论、文章学理论、文艺学理论,而尤以前二者在中学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中占有更重的分量。如果我们的汉语理论、文章学理论出了问题,则建立其上的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问题。

关于汉语理论我不想发表什么议论,这里只转引别人书中关于汉语语法体系的几句话,因为汉语语法体系无疑是汉语理论的重要内容。

陈寅恪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里就曾批评《文通》不顾印欧语系与汉语为不同语系,用“格义”之法建构中国语法学,说“《文通》《文通》,何其不能如是耶?”……持这一观点的决非只是个别的语言学家,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50年代,王力曾极力主张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他说:“将来”这个新体系建立之后,将无往而不利。“不像现在我们天天谈汉语特点,天天还是在西洋语法的范围内兜圈子。必须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然后不至于被压在五行山下”。另一位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则在1980年还这么认为:“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在这八九十年中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照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体系做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词类、结构形式、句子类型这三方面的洋框框,“好像是三条绳索,捆着本世纪的汉语语法学,使它不从正常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向着复杂畸形的方向发展”。^①

该书还引用申小龙先生的一段话:

^① 王尚文:《语感论》(修订本),第358~35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汉语语法在西方语言理论指导下已发展了八十多年,我们几乎全部吸收了这八十年西方(主要是美国)语言学主要流派的模式和方法(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了),其中确有真知灼见,但也不乏各种偏见和框框,而后者恰恰是主要的。这些历史的积淀已成为汉语语法学健康发展的沉重包袱。事实证明,整个汉语语法体系基本上不符合汉语特点。^①

“语法是语言结构的规律”。^②以基本上不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言结构的规律为重要内容的汉语理论来教育汉民族的学生,并想通过这样的教育来高效率地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实际能力,岂非异想天开。

由此看来,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汉语理论,不仅是关乎学术的理论课题,更是关乎提高汉民族语文教学质量的实践课题。

现今的文章学理论又如何呢?别的文章种类我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但最起码议论文的基础理论问题不少,诸如“三要素”论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规律论等等,现在看来,都是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似是”是说用它验证于部分议论文,的确也能相符;“而非”是指它并不符合一切议论文的实际;而到底符合哪些不符合哪些议论文,它本身又没有讲清楚。对这样的文章学理论,聪明的学生自然不会把它真当回事。若真把它当回事,非但不会受益,反而会受累。难怪报刊不时有这样的报导:召开语文成绩好的学生座谈会,问他们的语文成绩

^① 王尚文:《语感论》(修订本),第358~359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②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31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尤其是作文能力是得益于课外阅读还是上课听讲,他们会众口一词地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学生的话绝不是虚妄之言,例如本书“议论文的变体”一章所引《倾听自己的心跳》,便是一位高考学生的命题作文(原命题是“假如记忆能够移植”)。如果该生真的遵照她所学过的议论文理论,或者哪怕还受到这种理论的一丝一毫的影响,也断断写不出那样自然潇洒的好文章。学生的话也绝不仅仅是对教师教育方法的否定,因为任何教育方法都必须建立在教育内容的基础之上,并受教育内容的制约;而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则是语文学科最根本性的教育内容组成部分。

可见,由汉语理论和文章学理论为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的汉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的确还存有诸多缺陷。基础理论的缺陷问题不解决,只在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上寻求解决语文教育低效的办法,是有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的。而目前更新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的讨论已经很多,也比较深刻,虽然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但最缺乏的恰恰在于语文学科基础理论缺陷的认识。而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

强调学科基础理论的重要,并非意味着否定语文能力培养的重要而鼓吹知识中心。诚然,语文知识包括理论知识掌握得再多、再系统、再牢固,如果不能转化为听说读写的实践能力,则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就一般性而言,能力的培养必须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而愈是复杂、高级的能力愈应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故解决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的缺陷问题,不但丝毫无违于而且十分有益于语文能力的培养。

60年前,叶圣陶先生曾指出:“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

程得多少帮助,他们的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① 60年实在不算短,现在真该是我们领着学生走出“暗中摸索”的时候了。而要达此目的,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就应该是明晰的、科学的,而不能是含糊的、似是而非的。

解决语文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单靠语文教育工作者(包括语文教师和语文教研工作者)是不行的,还要靠汉语学家、文章学家和文艺学家的广泛参与。任重而道远,但只要认准这个目标而又不不懈努力,问题总是能逐步解决的。我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而涉足文章学的一个领域——议论文的领域,着眼点不在于议论文本身,而在于议论文的教学。

钱理群先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无魂”现象:

当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趋向职业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可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专业行为,这一方面促成了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但同时也(自然不是必然)使研究成为纯粹的“学术操练”:人们像熟练地摆弄机器一样,纯熟地操作学术,结果生产(往往是不断重复的“批量生产”)出来的,是一些看起来“吓人”而“迷人”(凡学术规程上规定有的无不齐备),但仔细考察却对研究对象并无(或很少)新的发现的“漂亮纸花”。这样的“无魂的研究”是手段变成目的所结出的苦果。^②

在这本小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虽然自觉地力求走出“无魂研

① 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叶圣陶语文教学论集》(上册),第8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②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第20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